Sunday Essays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　2014年3月30日　星期日　第507期 I　新民晚报　I 责编：赵　美　视觉：叶　聆　编辑邮箱：zhaom@xmwb.com.cn

麦家：小说家是「三轮车夫」

◆ 王瑜明

有人称他为“中国特情文学之父”，他的作品《暗算》曾获茅盾文学奖，西方传媒对他奉上大篇幅的溢美之词，他就是麦家。3月18日，麦家的经典密码小说《解密》英译本在美、英等21个英语国家上市。上市第一天，《解密》就打破了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最好成绩。企鹅兰登董事局主席马金森先生亲赴杭州，给麦家送书赠画，表示祝贺。

麦家曾在他的书中这样描写小说家：“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，一路骑来，叮当作响，吆五喝六，客主迎风而坐，左右四顾，风土人情，世态俗相，可见可闻，可感可知。”近日，麦家接受本报专访，讲述了他的三轮车一路驶来的故事。

解密 | 创作11年 退稿17次

此次《解密》在海外出版英文版规格之高史无前例，两家出版社均为国际出版界“超级豪门”，高达15%的版税与国际一线作家并肩。《解密》还被收进“企鹅经典”文库，麦家成为继鲁迅、钱钟书之后被收进该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。在《解密》英译本上市前一天，企鹅兰登董事局主席马金森先生来到杭州，给麦家送上第一本精装《解密》英文书和一幅“企鹅欢喜图”。马金森的到来让麦家受宠若惊，麦家亲自下厨给远道而来的贵宾做了一顿饺子宴。席间，马先生对麦家说：“这是我履职以来第一次给作家送书。我们现在每年出版12000册图书，但中国作家的书还是很少。这是一种仪式，也是一份期待，希望通过你，让我们能淘到更多中国作家的‘金子’。”

说起小说《解密》的创作过程，麦家用了“刻骨铭心”四个字。其实早在1991年，麦家就开始创作《解密》，时间跨度11年，被退稿了17次，共写了121万字，最终发表了21万字。“有些是我觉得写得还不够好，有些则觉得题材有问题。”麦家说，每次退稿都是一次打击，也是一次磨砺。“我就琢磨，为什么会退回来，通常，我头一两个月很绝望，但过几个月我又会去反复琢磨。”

2002年，《解密》终于出版了。可才出版3个多月，出版社就接到神秘电话，称《解密》涉及国家机密，必须下架。“这是我11年的心血，我实在心有不甘。我知道泄密的严重性，我也懂得如何保护自己。在这本书中，我连一棵树的名字都没写过，地名用的全是字母数字代号。如果真的泄了密，要求小说下架、禁止销售，我都认，也愿意承担法律责任。”麦家跑去北京四处找人，希望启动保密评审，最终23位专家评审了这本书，21位认为不泄密。“我写的是人，是职业的精神和这个特殊人群的命运。”

命运 | 保密单位 人生转折

麦家的父亲曾对他说过一句话：“文化像太阳光，火烧不掉，水淹不掉，谁也没收不了。”1978年，麦家初中毕业，原来需要推荐才能上高中的制度彻底改成考试了，这让麦家信心倍增。初中毕业参加中考，他成了全班98个同学中考上高中的五分之一。“这一步很重要，让我有了博得更好命运的机会，也让我看到了考上大学的希望。”麦家回忆。

1981年，麦家高中毕业，因为优异的数理化成绩，偶然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无线电系。进入这所学校后，麦家才知道，自己考上的是一所特殊的军校。在这个神秘的单位里麦家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但究竟学了什么、做什么工作，麦家说了四个字：“无可奉告。”在这个单位里，有件事让麦家至今难忘。一次，他在办公楼下和同事打篮球。中场休息时，他和其中一个人聊天，被师傅看到，大声把他喊了回去。师傅告诉他，那个人是破译密码的，身上的机密度已经有22年。万一在聊天时，他把机密透露出来，听到的人也必须陪着他继续呆在这里，直至该机密到了解密的年限。此后，麦家再也不敢和其他人随便聊天。因为麦家不知道在那里，谁是破译密码的，他们的机密度各是多少年。

1986年，22岁的麦家在一张军区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小说，被上级领导看中，调离了原来的单位。在原来单位，麦家只实习了8个月。他说，如果在那里工作时间太长，对这些人的好奇心就会减少，而且掌握的东西太多，反而不敢写了。麦家的作品成名后，很多破译家都愿意和他交朋友，他却拒绝和他们来往。“我没和他们聊过天，但我写了他们，那是一种冥冥中的安排，其实我根本不了解他们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依然一直活在我的内心里，生活在我的想象中。”麦家说。

未来 | 谍战题材 或将终结

麦家原名蒋本泞，1991年，才改的名。麦家说，改名的原因有两点。“带领我走上写作道路的是一本叫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书，看了这本书，我觉得他写的和我的日记差不多，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。所以改名算是对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感激和纪念。其次就是我觉得麦家就是种麦子之家，也就是农家的意思，是对自己身份的一个确认和警示，要自己不要忘本的意思。

说起生活中的麦家，他用了“无趣”二字。“所有和我来往的人都觉得我不好玩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90%的时间在家，不是看书，就是写作。我的朋友有几个，但也不算多。我没什么爱好，唯一一直坚持的就是锻炼身体。”麦家说，写作很需要体力，加上现在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，所以需要良好的体能。

说起创作计划，麦家说，作家的计划其实都是“零”，“写了一半的东西都不能算成品。我想写的题材很多，作家是写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”说起未来，他坦言意识到自我重复的危险：“写破译家算是个比较特殊的题材，如果我写农村故事、爱情故事，别人不会觉得你重复，但破译家本来就是个特殊的群体、专业性强的行当。如果要继续这么写下去且不重复，确实有难度。”

从《解密》到《暗算》到《风声》……麦家始终没离开过谍战题材，如今，他正在创作小说《风语》的第三部。“《风语》完成后，我可能不会再写这种题材了，想尝试写写武侠、爱情或者农村题材的作品。”麦家说。

童年 | 经历坎坷 爱写日记

海明威说过：“辛酸的童年是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。”麦家的童年正印证了这句话。在他记忆中，童年是苦难的，羞愧感和犯罪感一直围绕在他的童年中。爷爷是地主，父亲是“右派”，经常被游行批斗。他不敢上街，走在街上总感觉有人在鄙视他。在学校，同学骂他“狗崽子”是家常便饭。一次下雪天，麦家和同学在教室里，雪花飘进来，麦家起身想去关窗，正巧被从外面进来的老师发现。老师走到他跟前，问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麦家说：“雪飘进来了，我想关窗户。”老师问：“是不是冷？”麦家点点头。老师说：“你头上戴着三顶黑帽子还怕冷啊。”麦家受惯了外界的白眼，在他眼中，每天的放学就像是逃学，赶紧逃回家。

麦家出生在农村，家里没什么书可看。12岁那年，他和父亲去一个远方亲戚家，在他们家的灶房里，麦家偶然看到了一本用来引火的书《林海雪原》。麦家立马坐在灶房里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，吃饭时还在灶房里。亲戚知道后，把书送给了麦家。对于这唯一一本书，麦家爱不释手。“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小说，至少看了一年，到最后，所有的情节都能背出来了。”

童年的麦家很独孤，由于家里成分不好，没人愿意和他玩。然而，小孩都有交流的欲望，于是，他创造了一个朋友——日记。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没人说、没人交流，他就和日记本交流，这训练了麦家的文字，也让他对文字产生了感情。1988年，麦家将多年日记中积累的小说素材写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《私人笔记本》。

“如果说开始写日记是生理需要，那后来就成了毛病，像抽烟一样戒都戒不掉，甚至有些病态。”麦家说，直到1997年，自己当爸爸了，才下决心戒掉了日记。“那时已经开始写作了，想用一种健康的精神状态迎接自己为人父的新身份。”